北华古籍保护

行朝録卷之八

永曆紀年

永曆皇帝諱由榔端王常瀛第二子也神宗之孫崇禎十七年甲申十一月端王薨隆武元年乙酉封上為桂王其詔有天下王之天下語福京不守兩廣摠督丁魁楚廣西巡撫瞿式耜以二年丙戌十月初九日奉上監國於肇慶府十八日即帝位改明年為永曆元年以府署為行宮

追崇端王為端皇帝上太妃尊號王氏曰孝正皇太
后馬氏曰慈寧皇太后立王氏為皇后加丁魁楚兵
部尚書東閣大學士瞿式耜吏部尚書東閣大學士
封濤梧總兵李明忠武靖伯時紹武建號于廣州遣
兵爭三水式耜署兵部事出禦之揔督林佳昺率舟
師輕進敗沒于峽口報至肇慶百官皆逃竄上亦奔
梧州皇太后賢明通書史固辭羣臣不欲令其子稱
帝至是召科道李用楫程源等詰責之諸臣皆伏地
請罪奉上再至肇慶然地勢單弱人心震動乃遣靖
江伯嚴雲從扈三宮至桂林
十二月十五日北兵破廣州
二十五日事聞上駕小艇至西峽
永曆元年丁未正月癸卯朔上駐蹕梧州知州陸世
廉為上集役夫北浚府江丁魁楚棄上走岑溪大學
士李永茂永城人丁丑進士晏日曙新喻人壬子原任承天副使太僕寺
田芳等走博白李用楫先差文趾瞿式耜因妄勝死

多逗留梧江惟左都御史王化澄金溪人甲戌進士原任廣東巡撫
戶部尚書吳炳翰林方以智桐城人庚辰進士
吳貞毓宜興人癸未進士 給事中唐鍼御史程源中書吳
其靁洪士彭掌錦衣事馬吉翔扈蹕
二月上至桂林以吳炳方以智為東閣大學士北師
李成棟盡銳而西直抵平樂桂林震動有余龍者故
江上盜也衆萬餘出沒甘竹灘廣州之陷建義者多
從之其勢益張是月焚北船百餘於東莞遂突入廣
州北撫佟養甲堅壁不出玉檄成棟還師禦之
三月瞿式耜自梧江至議上幸武岡州而自留守桂
林加式耜太保中極殿大學士封臨桂伯方以智棄
妻子入山為僧
上發桂林以王化澄吳典辦閣務兵部右侍郎張家
玉東莞人癸未進士舉人韓如璜建義攻東莞北令鄭霖開
門以應李成棟率水陸師王家玉棄城以舟師屯杜
梧邨之近新安北令走家玉令諸生陳大赤領縣事

兵科給事中陳邦彥亦建義於高明使其門人馬應房以舟師圍順德李成棟敗余龍于黃馬應房迎戰死之

四月上至武岡州以嚴起恒紹興人辛未進士原任蘄州刺使為東閣大學士河南湖廣流寇曹志建王朝俊等數十人來歸悉賜五等爵晉何騰蛟貴州人天啟辛酉舉人楚省巡撫總制世襲侯駐衡州巡撫褚徹錫宜興人丁丑進士駐長沙聲勢頗震張家玉使張元營陳瑞圖拜表於上晉家玉兵部尚書提督嶺東軍務右副都御史北兵破桂梧卯韓如璜死之家玉引兵入新安李成棟圍新安家玉棄城間道走博羅

七月大學士陳子壯南海人萬歷己丑探花建義於九江村與陳邦彥攻廣州克之先是邦彥結降北廣州衛指揮楊可觀楊景燁為內應又收花山盜三千人偽降北以守東門約以是月之七日三鼓內外並起而子壯先期以五日舟師薄城謀洩佟養甲捕楊可觀等誅

之并誅花山盜之守東門者時城內兵力單弱養甲登城見旌旂蔽江嘆曰其死于是乎左右曰與其坐而死毋寧為戰死養甲奮勇出戰發巨礮以擊陳舟舟遂退北風大作養甲乘風追之子壯大敗于白鵝潭李成棟亦自新安至子壯退保九江邶又棄九江入高明與監軍道麥而炫知縣朱實運嬰城固守邦彥亦退會清遠指揮白曾燦反正迎邦彥邦彥率師赴之張家玉破博羅

八月二十四日北兵逼行在先是楚鎮劉承允與北人王坤入閩迫脅主上皇太后即刺血寫詔召古泥口侯總兵性入衛性遣部將謝復榮奉上及三宮斬關出承允引兵追躡相距三里復榮請上疾馳而身自斷後抵死力戰與其卒五百人俱死玉家堡上徒步二十里體重足疲不能前危在頃刻會侯性率兵至請上御小轎先發性陣峽口承允引兵去夜宿羅家店上已兩日不食宮眷衣食亦乏絕越五日抵古

泥性即迎駕供給上及三宮服御及宮人衣被一切
皆備三宮德之乃口授商卯伯又晉封祥符侯
李成棟用回姓賊鄭昌等為導至高明城外殺朱實
運于南門樓陳子壯麥而炫被執
二十七日李成棟圍博羅穴城置砲轟發之雞鳴城
陷張家玉走增城圍之
九月十日李成棟救增城家玉扎三營於城外成棟
合杜永和鬥可義分攻之城內亦突圍出戰將士死
數千人無降者火藥盡家玉乃與諸將痛飲夜投濠
水而死
成棟又以水陸師二萬爭清遠城破陳邦彥猶率兵
巷戰力屈赴水北兵出之檻送廣州陳子壯至廣州
臨刑罵不絕口麥而炫從死是日佟養甲命何吾騶
黃士俊李覺斯葉廷祥王應華伍瑞隆閔捷先陳傑
等觀之養甲問曰諸公畏否皆翰躬曰畏亦有改容
詫曰真忠臣真忠臣又數日而陳邦彥及總兵曹天

奇至亦罵而死陳子壯張家玉陳邦彥事雖不成然
牽制李成棟使不得而上而翠華得以苟安桂林武
岡之間者三人之力也
十一月上至象州欲幸南寧為新興伯焦璉亂兵所
阻復迂桂林百官幾欲散去大學士王化澄吏部左
侍郎吳貞毓以間道扈三宮入南寧
十二月上至桂林靖江王亨歌迎上而泣瞿式耜嚴
起恒為相賊將郝搖旗降于督師何騰蛟封永城伯
賜名永忠避北兵從衡州奔桂林欲入城式耜拒之
不納
永曆二年戊子正月丁酉朔上在桂林
二月二十三日夜郝永忠斬關而入刼上於寢裸體
置之城外綑縛百官掠其財貨而去馬吉翔為上具
袍服襆被而行
三月十日上至南寧扈蹕者大學士嚴起恒馬吉翔
兵部尚書蕭琦給事中吳其靁洪士彭許兆進尹三

聘七八人耳

柳潯二府為慶國公陳邦傅所據不貢賦稅行朝資用匱乏大學士嚴起恒乃署吏部開選於邕城二十四土州檳榔鹽客樂戶皆列官籍

四月乙未朔皇子生

十日李成棟以廣東反正遣洪天擢歙縣人丁丑進士原任湖廣驛傳道潘曾緯漢陽人辛未進士李綺三人齎奏請上駕幸肇慶成棟在北有大功而受佟養甲節制心不能平故所狀兩廣印信不下五千顆獨取總督印藏之一愛妾揣知其意勸之舉事成棟撫几曰如松江百口何成棟嘗帥松江其孥帑在焉妾曰我敢獨富貴乎請先死君前以成君子之志遂自刎成棟笑曰我乃不及一婦人豪與布政袁彭年僉事張調鼎謀之輦金十萬賂要人以取孥帑之在松江者事將發而金聲桓以南昌變聲桓逆流以攻贛州贛帥高進庫故興平伯高傑之兄子也求援于粵佟養甲命成棟往移布

政餉銀八萬兩援之彭年故不發由是得以為辭
時歲大旱羣盜滿山成棟陰結其渠魁謂養甲曰贛
旦暮亡粤又冠深如此嶺外斷不可保彼聲言復衣
冠三字耳盍姑許之以靖亂乎養甲計猶豫未有所
決成棟請權停順治年號養甲於榜尾但書甲子成
棟既得此榜而已所出示直書永曆二年養甲見之
愕然業已無可如何兩司官諷養甲以印授成棟成
棟下令民兵解辮而以所藏印二表文上之詔封養
甲為襄平伯兵工二部尚書成棟為惠國公表彭年
為左都御史金聲桓藏表佛經中亦遣使至聲桓
故左良玉之部曲隨良玉子夢庚降附俾守江西督
撫以其降將輕之欲取其賂又不得聞聲桓私居嘗
改胡服因疏言前朝舊將皆不可用聲桓使人要於
中塗得其書置酒召巡撫以書示之即於坐間殺巡
撫而反詔封聲桓為豫國公兼兵部尚書吳貞毓為
吏部侍郎兼左都御史成棟自兩省反正士人輻

輳而至王化澄復相朱天麟崑山人戊辰進士為東閣大學士晏清黃岡人己未進士原任廣東水利僉事為吏部尚書張鳳翼兵科兼翰林院張佐良為文選司郎中黃雲衮為行人潘駿觀為兵部主事龐天壽掌司禮監凡係曾經出仕僉曰迎鑾游手白丁詭稱原任至于六曹閒署添注幾滿此外更有白劄部劄欽劄之分蓋官常之紊亂也甚矣

八月癸巳朔上避桂林至肇慶李成棟迎於百里外

儲黃金千兩白金十萬及綵紵以備賞賚政典鉅細悉受成于成棟

九月三日詔贈陳子壯東閣大學士兼吏部尚書番禺侯謚文忠張家玉少保武英殿大學士吏部尚書增城侯謚文烈陳邦彥兵部尚書謚忠愍

十月十日修養甲代祭興陵端皇帝陵上令李元允磔之江中養甲密表於北成棟搜得之

十二月成棟率師出南安面奏南雄以下事諸臣任

之庚閔以外事臣獨任之當是時朝臣各有黨與自廣州來者吏部侍郎洪天擢大理寺卿潘曾韓學道李綺三人為李成棟親信兵部尚書曾燁歙縣人辛未工部尚書耿獻忠通政使毛毓祥武進人丁丑進士為一黨自廣西來者嚴起恒王化澄朱天麟王輔臣吏部尚書晏清吏部侍郎吳貞毓給事中吳其靄洪士彭雷得復尹三聘許兆進張起為一黨自各路來者左副都御史劉湘客禮部尚書劉熺吏科給事中丁時魁兵科給事中金堡戶科給事中蒙正發禮科給事中李用楫吏部文選司郎中施以敬光祿寺卿陸世廉太僕寺卿馬元禮部儀制司郎中徐世儀為一黨翰林陳世傑驗封司郎中吳以進給事中李貞御史高賚明太僕寺卿楊邦翰職方司郎中唐元楫以廣東人入為一黨然行朝之權盡歸于李元允元允本姓賈為成棟義子以守舍留肇慶朝士爭趨其門其尤甚者謂之五虎袁彭年為虎頭丁時魁為虎尾蒙正發

為虎矢劉湘客為虎皮湘客係錢謙益薦舉金堡為虎牙廣
東一省大小官員非奉成棟咨不得擅除桂林平樂
則瞿式耜為政慶遠柳州則焦璉為政潯南思泰則
陳邦傅為政而通政司上疏陳乞職者猶日以千計
內閣票擬只有着議具奏四字選司掌銓亦無出選
之地徒有空名而已
永曆三年己丑正月庚申朔上在肇慶
十三日大學士朱天麟罷陳邦傅故潯梧參將也冒
功封富川伯又以迎駕封思恩侯成棟反正先疏入
告進爵慶國公官其子陳會禹至右副都御史駕過
潯川邦傅挽留月餘求守潯州如瞿閣部故事上不
許：以居潯梧因致賄于誥勅中書張孟光使以居
守易守守繼為言者追改然邦傅進疏則直稱世守
當成棟未反正時邦傅潛通降表以故為成棟所輕
兵科給事中金堡承風指劾之邦傅疏辨皇上蒙塵
兩年並無一位兩衙門何今日議論紛：如是若以

臣為無兵無將請即遣金堡為臣監軍以規臣十萬
鐵騎天麟票擬金堡從來朕亦未悉看即會議丁時
魁堡之黨人也怒曰堡論邦傳請即監軍堡又論却
永忠若請其頭亦與之耶率科道官十六人直入丹
墀大聲疾呼繳印於內閣上方燕語聞變震驚翻茶
霑服急諭諸臣照舊供職天麟即日罷相然天麟但
言會議固未嘗出金堡於邦傳也第金堡往日在臨
清受官於李賊發其由來是所深忌耳

二十八日起舊輔黃士俊何吾騶入直

三月七日李成棟何騰蛟敗信至當金聲桓之反正
南都震動東流而下鮮不克矣乃為聲桓之謀者以
寧庶人失策於一往使新建伯得制其後故聲桓兵
先至贛州贛帥高進庫謂之曰吾不動以待汝二得
南都則吾以贛下聲桓不聽急攻之久之而各省援
兵集於南昌李成棟方欲夾攻贛州與聲桓之攻贛
者首尾牽制失利而返高進庫以方勝之師還拒成

棟成棟退走信豊兵潰不可制成棟斷後策馬渡河馬不勝甲而沉兵部尚書張調鼎監軍道姚生文俱死于亂兵成棟死而金聲桓亦亡

何騰蛟開府於長沙之湘潭縣湖南北列十三鎮多以降將為之時叛時服騰蛟仁愛有餘而雄斷不足諸將跋扈不用命北兵至湘潭不守遂見執害於大步橋下贈騰蛟湘中王李成棟寧夏王進李元允車騎將軍南陽伯

四月孫可望遣龔鼎永昌人癸未廢吉王獻南金名馬移書求親王名號初張獻忠伏誅其勁旅尚有四部曰孫可望李定國劉文秀艾能奇皆去獻忠偽號自稱將軍可望平東定國安西文秀撫南能奇定北而奉黔國公沐天波以討定諸夷可望年差長又稍知文墨故位第一定國次之文秀能奇又次之然實等夷無統屬已而能奇死其將馮甦禮主其營事可望籠之以術既兼兩部浸浸欲自大當諸軍從貴陽之入滇

也貴州不置一守有皮熊者以其軍助之報稱恢復
黔省進爵貴國公駐平越大學士王應熊還自京師
開幕府于遵義有王祥者為所委任應熊死而祥據
遵義亦進爵至忠國公各疏告行在言今之入滇者
為張賊餘孽名雖嚮正事豈革心朝廷勿為所惑然
兩師接壤時相掎釁亦不能寔有所効力及可望滇
使至朝廷以為不可不行封賞而金堡言祖制無異
姓封王者于是遣武康伯胡執恭以侯爵往封執恭
者紹興人私計滇兵强甚且欲自結於可望請春秋
之義大夫出境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者專之可也
乃矯詔封可望為秦王可望亦知其偽具疏辭金堡
蒙正發皆劾執恭罔上朝議大譁然而不可中止改
封為荆郡王賜之國姓曰朱朝宗定國曰李如靖文
秀曰劉若琦而可望終滇秦王言臣惟一意辦賊俟
成功之日始敢議及封爵耳定國文秀亦辭賜名可
望雖不受爵然已張皇其稱土司之攝服軍威者進

脩貢獻竟倣親王禮行事沐天波亦謙讓不敢以公爵均敵滇土畧定而北兵下其帥張先壁侯天爵退師黔境可望遣許世臣請行在請出師陳義慷慨有為上言者曰不若賜之璽書直云皇帝致書秦王則前此葛藤斬斷方可使之盡瘁也上從之可望即具疏謝恩

五月四日慈寧皇太后垂簾召何吾騶金堡為之解釋先是正月堡奏吾騶謂與司禮監夏國祥此呼彼應有若桴鼓皇太后恐吾騶不安其位故解之

六月左都御史袁彭年去彭年生毋死不肯丁憂皇太后以祖制所無不許

七月李賊部曲走降於何騰蛟也李過號一隻虎賜名李赤心封為興國公高必正封為鄖國公營名忠貞騰蛟死為大學士褚允錫所撫湖南北既失赤心等由郴桂徑趨梧州欲入廣東允錫力主其議李元允曰我輩倣韓子時公不來復廣東今反正後乃來爭

廣東予皇上在此他來何為允錫語塞而止
八月黃士俊何吾騶罷時臺諫橫甚金堡等以李元
允為東援瞿式耜為西援嚴起恒為內援焦璉為外
援朝政一手握定諸臣怵怵充位疏未上先商票擬
政府置府簿以待之任其改削二輔入直以來彈章
盈篋故罷歸
九月嚴起恒獨相　是年封朱成功為延平王閩海
始用永曆年號
永曆四年庚寅正月乙卯朔上在肇慶北兵破南雄
七日報至百官爭竄家丁沿途殺人
九日上登舟
十三日解維
二月甲申朔上至梧州駐蹕水殿李元允留守肇慶
戶部尚書吳貞毓詹事府禮部右侍郎郭之奇兵部
左侍郎程源右侍郎萬翔禮科都給事中李用楫戶
部右給事張孝起吏科給事中朱士鯤戶科給事中

李日煒御史朱統鏑王命來陳光允彭佺合疏論袁
彭年金堡丁時魁蒙正發劉湘客罪奉旨袁彭年反
正有功免議餘下錦衣獄五顯廟拘之命掌衛事張鳴鳳
鞫之嚴趣恒請對于水殿不得入復率諸臣伏沙灘
求免刑程源在舟側揚言曰即就金堡有昌宗之寵
方新仁傑之袍何在兩語便當萬死其聲直達慈寧
舟中獄具堡發邊遠充軍時魁附近充軍正發湘客
徒三年各贖上登位三年至是始見聲色

上憂東事急調鄖國公高必正赴援

五月十三日高必正與平侯守素兵自梧州來朝

李元允亦自肇慶來時嚴趣恒已去召三帥賜對元
允伏地請死曰金堡等非臣私人果有罪皇上何不
處之於端州今若此是臣與堡等為黨也向以封疆
事急不敢請今事稍定請正臣罪上慰勉再三曰卿
大忠大孝朕不疑卿元允曰皇上既不疑臣何為以
處四臣之故賜臣冊書令臣安心辦事乎皇太后曰

卿奠認金堡等是好人卿如此忠義他却謗卿謀反
元九曰說臣謀反還是有本還是面奏還是傳言上
不答必正曰皇上重處堡等是也但處堡等之人不
如堡等處堡等之後亦無勝于堡等之事皇太后曰
只滇封一事豈非金堡誤國諸臣皆不敢對
孫可望自賜璽書之後儼然親藩體統凡諸軍悉曰
行營設立護衛曰駕前軍自稱曰孤曰不穀文書下
行曰秦王令旨各官上書曰啟稱李定國劉文秀曰
弟李劉以下稱之皆曰國王皮熊在黔畏其相逼遣
官李之華通好稱盟可望致書曰貴爵坐擁貔貅戰
則可以摧堅守則足以資保障獨是不肖有司罔知
邦本征派日煩民生日蹙黔中乃兵出之途寧有救
災卹鄰之念以為假道長發之舉若滇若黔捷屬朝
廷封疆留守留兵無非綢繆糗粮惟欲與行在聲息
相通何可有一毫私意於其間若祇以一盟了局為
燕雀處堂之計非不穀所望于君子矣熊得書愈惧

避之苗寨黔中院司道官會請前軍都督曰文選入
省可望出令文安之至遂下平越收其軍令所屬文
武至繳濫劄武職加授揔制叅遊文職加授監軍督
餉部卿僉憲槩行裁革
王祥烏合六七萬人分為三十六鎮與滇兵一戰於
烏江河而大潰祥避死真州遂下遵義
九月北帥孔有德將攻桂林諸將望風而遁城陷大
學士瞿式耜兵部侍郎張同敞不屈死之
十月瞿式耜遺表云本月五日開國公趙印選傳塘
報知嚴閉已陷在城衛國公胡一清寧遠伯王永祚
綏寧伯蒲纓武陵侯楊國棟寧武伯馬養麟俱遁城
中一空酉刻督臣張同敞從江東泅水過江至臣寓
臣謂同敞手無留守之責可以去同敞正色曰死則
俱死耳即於是夜明燈正襟而坐六日辰刻噪聲始
至靖江府前再一刻直至臣寓臣與同敞危坐中堂
不動忽數騎持弓刄哭至執臣與同敞而去時大雨

如注臣與同厥從泥淖中行至則孔有德已坐王府
靖江府父子亦以守國未曾出城業已移至別室臣
等見有德不拜有德亦不强惟以温言諭臣等降臣
與同厥曰吾二人已辦一死于爾兵未至之前正以
死於一室不若死於大庭耳明日被害當被殺之時
式耜欲入與妾訣同厥牽臂止之曰徒亂人意耳遂
行　廣州亦先四日為北帥尚可喜所破
十一月一日上登舟幸潯而陳邦傅叛上初過潯邦
傅留之月餘欲挾之以自重至是乃謀刼駕
十二月上舟衝雨而過不及發百官鹵簿之舟在後
者邦傅刼之文武臣墮水死者董英許玉鳳潘駿觀
邦傅以上鹵簿僭陳營中
十六日上幸潯州戶部侍郎陳圭來迎
二十八日駐蹕南寧
永曆五年辛卯正月乙酉朔上在南寧升殿受朝賀
十日祀太廟詔文安之為東閣大學士兼吏部兵部

尚書督師經理楚豫賜上方劍便宜行事
二月孫可望遣滅虜將軍賀九儀撫兵來養恩張明
恩張勝等入衛楚雄道楊畏知自滇中來朝詔進東
閣大學士入閣辦事
張勝殺嚴起恒以吳貞毓為大學士
三月三宮次田州
二十五日賀九儀修行宮為上駐蹕
四月朔祀太廟
十二日慈寧皇太后馬氏崩于田州
十四日訃聞
十七日成服
二十三日奉安靈於慈寧宮喪禮以日易月
五月十八日勅鴻臚寺卿以大行孝正莊翼康聖皇
太后喪憂戚之中不遑視政今值服除當面與輔臣
商決政事兼行日講着該寺卿即傳工部備中極殿
翰林院舉堪任日講記注員名以二十七日舉行

七月朔祀太廟
十五日中元遥祭祖陵
十八日葬孝正太后於兩江之宋却山
二十五日陳邦傅引北兵入冦上欲移蹕群臣以兩
江黄茅瘴癘秋甚于夏宜俟霜降後允之賀九儀等
出師柳慶
九月梧州來賓遷江吉急
二十八日上登舟
十月初七日上幸新寧
十一月李元允等迎駕請幸防城不許
十二月北兵犯遷江逼賓州
五日幸瀨灘
七日南寧陷太僕寺少卿丁元相戶部員外郎楊禹
甸死之上登陸焚舟楫踉蹌失次扈蹕官員相失將
至鎮安會孫可望遣師討叛朝叛夷揔兵高文貴黑
邦俊狄三品等相率扈蹕

永壓六年壬辰正月癸酉朔上野次三日至皈朝
十一日發皈朝
十二日次富川
十三日次沙斗
十四日次西洋江
十五日次寶月閑
十六日至廣南孫可望遣揔兵王爰秀迎駕疏言臣
以行在孤處僻粵再次迎請未奉允行然預慮聖駕
必有移幸之日所以先遣各營兵馬肅清夷氛道路
無礙廣南雖云近地而界隣交趾尚恐夷情叵測臣
再思維惟安隆所隸貴州普安州係滇黔粵三省會區城
郭完固行宮脩葺一切粮儲可以朝發夕至莫此為
宜上是之盖可望於兩三年內既定滇中又復經營
黔土至此已有成緒
二十五日上發廣南次童卜
二十六日次晒利

二十七日次昌貴
二十八日次加浦
二十九日次那羊
三十日次侄堂
二月癸卯朔次呼馬
二日次扁牙
三日次板屯
四日次板橋
五日次尚沙
六日至安隆為安龍府
九日遣太常寺少卿吳之俊賫璽書至滇
五月孫可望分道出師李定國下楚征虜將軍馮獲
禮副之劉文秀入蜀討虜將軍王復臣副之因楚地
攻戰尤急遣兵俱屬定國
七月四日定國率諸軍克桂林北師定南王孔有德
赴火死俘其子庭訓及叛將陳邦傅并及其子陳師

禹戮後剥其皮刑極酷

初定國駐軍于武岡

馮獲禮駐軍於寶慶沅靖屢戰克捷北兵敗遁大師

可乘勝南下而虞有德之躡其後于是令武岡諸營

出新寧寶慶諸營出祁陽並趨全州分遣西勝營張

勝鐵奇右營郭有名率精兵由西延大埠頭便道取

嚴關嚴關者所由入桂林要地馮獲禮更遣前軍都

督高存恩鐵騎前營王會武安營陳國能天威營高

文貴坐營靳統武合兵八萬先進兵至驛湖猝遇北

騎萬餘南師迎戰斬其驍將李四北騎遂奔南師即

薄全州定國統右軍都督王之邦金吾營劉之講左

協營吳子聖武英營廖魚標奇左營卜寧合兵十萬

繼進聞驛湖捷報傳令全州曰毋急攻俱其奔逐併

力於桂林也令未至而全州已下定國軍過全州城

令急遏毋入獲禮諸軍亦出城合進時張勝郭有名

已至嚴關與大軍相距十里約曰敵至則舉炮傳警

毋下關須大軍至始戰薄暮聞炮諸軍疑欲赴之定

國曰無庸俟之寂然盖有德聞驛湖之敗遣衆數萬馳救全州不意南師已營閔上會日且暮退去明日北兵至閔張勝等傳炮大軍蓐食而前戰于閔下北兵鋭甚象僨出定國斬馭象者諸軍奮勇前進象即冥陣奔避北兵大潰斬戮不可勝計天大雷雨横尸遍野追及于大榕江有德急入桂林閉城而守大軍三日而至城下守陴者皆潰大軍援梯畢登定國下令屯城上有德遁入府中悵然無一言久之曰已矣其妻曰毋慮我不死乃嘱一嫗携其子避曰苟得脫度為沙彌毋效乃父作賊一生下塲乃有今日耳自縊妾亦縊有德乃放火自刎投火死

方捷書之發自桂林也其人窮日夜易馬而奔既至貴陽直入殿墀下馬而息僅續卧地不能起探其懷中捷書滙以湯藥久之乃甦于是大宴三日疏請封典始議犒師銀八萬兩繼損之六萬又損之四萬盖諸軍之入楚與蜀也獨駕前軍不發可望護衛稱駕前軍

駕前軍固係選鋒聞桂林之捷皆生妬心曰北騎本易殺我輩獨未得一當耳數日後定國上虜獲惟孔有德金印金册人參數捆所報官庫財物沽價十一餘萬兩遂有媒孽其市恩諸軍者往來使命不絶又多增飾喜怒其間所以册封之事行之稍緩

北帥敬謹親王入衡州兵號十萬定國計分其師遣前將軍張虎取辰州北兵分營往救定國身當衡州遇之河上始戰稍却北兵乘勝追奔南人奇兵間道以搗中權遂蹶名王

十一月二十三日入傳是日戰斬敵如屠犬豕只嫌手不暇耳駕前軍聞之益輕言北兵不足滅遂議明年春秦王親出師云

劉文秀之入蜀也善撫卹軍士蜀人聞大軍至多響應于是重慶叙州諸府縣次第皆復吴三桂迎戰敗輙斂軍以奔趨保寧二南師追躡其後惟恐失敵討虜將軍王復臣曰不可我師驕矣而彼方致死以驕

可望題請封李定國為西寧郡王兼行軍都督封馮
漢禮為興國侯帝下旨曰所請封爵事宜依議行於
是造設儀衛遣檢討方于宣中書楊惺先賫軍萬金
行有日矣是時訛言繁興有傳李定國滋不悅者曰
吾奈何受郡王封當亦如國主有傳諸營私語者曰
秦王下長沙即改年號受禪讓而以處劉文秀則太
過又曰大功未膺厚賞偶罪即加嚴罰吾等如何苦
捐性命復因可望殺楊畏知立儀注駕前之奉使者
多恣睢不法而言之者多獲誅從此內外咸怨軍心
漸渙不樂為可望用者衆矣
楊畏知者陝人為楚雄道好談王霸之畧故為可望
所重及朝行在于南寧上以孫氏之故相之而孫氏
反疑其二心於已歸黔以後所言多不從畏知乃佯
狂以示不為孫氏所用又時〻醉罵其駕前人可望
欲脅之使改命從軍法逆知必有諫者迨諫者入而
駕前人已提其頭至矣可望恨曰楊公死吾桓文事

兵當死冠能無失守諸軍俱以為不然至保寧復臣
又曰毋圍城圍則師分而弱不聽張先璧軍其西南
先璧號張黑神軍容耀日然未經大敵三桂登城望
之曰獨是軍可襲乃開門出精騎犯其壘果驚潰轉
戰而南值討虜營討虜營為潰軍擾亂又間以水勢
不能支北人乘勝奮擊之復臣手斬數人環之者益
衆乃曰大丈夫不生擒名王豈可為敵所辱遂以刀
自刎北人皆驚嘆以為烈士文秀撤圍而退三桂不
敢追曰生平未見如此勁敵特欠一着耳蓋如復臣
所云也
報至帝下令曰不聽謀損大將劉撫南罪應誅念有
復城功罷其職閑住文秀歸雲南諸軍或分守蜀隘
或調征楚地所從者不過百餘人而已　是年李元
允往海內招集散亡至欽州為土兵王勝堂所刼械
送廣州不屈而死投屍江中
永曆七年癸巳正月戊辰朔上在安龍府　先是孫

可望題請封李定國為西寧郡王兼行軍都督封馮
漢禮為興國侯帝下旨曰所請封爵事宜依議行於
是造設儀衛遣檢討方于宣中書楊惺先賫軍萬金
行有日矣是時訛言繁興有傳李定國滋不悅者曰
吾奈何受郡王封當亦如國主有傳諸營私語者曰
秦王下長沙即改年號受禪讓而以處劉文秀則太
過又曰大功未膺厚賞偶罪即加嚴罰吾等如何苦
捐性命復因可望殺楊畏知立儀注駕前之奉使者
多恣睢不法而言之者多獲誅從此內外咸怨軍心
漸渙不樂為可望用者衆矣
楊畏知者陝人為楚雄道好談王霸之畧故為可望
所重及朝行在于南寧上以孫氏之故相之而孫氏
反疑其二心於已歸黔以後所言多不從畏知乃佯
狂以示不為孫氏所用又時〻醉罵其駕前人可望
欲脅之使改命從軍法逆知必有諫者迨諫者入而
駕前人已提其頭至矣可望恨曰楊公死吾桓文事

不成矣　儀注者武爵之隆叙體統也可望欲以自
大故另立其時等夷者多怨之曰天下事尚未定奈
何為此
是月孫可望出師慨然有經畧中原之志其封李定
國者詔使已出黔境復追還之曰孤今出師入楚當
面會安西大慶宴親奉皇上勅以光寵之而衆乃交
相論嘆以為此真項羽之刓刻吝封賞也至有為定
國慮者曰此偽遊雲夢訐耳定國欲奔涕泣謂其下
曰不幸少陷軍中備嘗艱險思欲立尺寸功匡扶王
室亟名不朽今甫得斬名王奏大捷而猜疑四起且
我與劉撫南同起雲南戰功具在一朝註誤輒加廢
棄他日於我忌害當必尤甚我妻子俱在雲南我豈
得已而奔哉諸營聞之有引軍從之者其不能從者
亦惟咨嗟太息而已
李定國又為書以謝可望可望不意其奔也憮然久
之欲止軍東下然已督師在道又信駕前言敵殊易

殺故遂親履行間欲大立功以服衆心耳諜知敵屯
四路口遂欲襲擊之令于軍中曰凡獲敵馬者悉給
之時方四月陰雨綿延行三日至四路口敵驚欲潰
而南軍視敵輕易甫斬數人便掠其馬敵睨軍亂還
而搏戰南軍即不成列退保峒口可望亦念定國既
去恐諸軍有乘是圖之者既不敢嚴督諸軍前戰而
諸軍亦忌駕前軍專欲立功不願與之并力凡長沙
一帶所後復府縣給印諸官悉散回從此楚事大變

吳

八月始有言當招李定國者南寧鎮朱養恩言之尤
切可望終忌定國乃與其下謀趣劉文秀文秀聞之
單騎入黔私見於可望曰余無才不願圖富貴可望
强之疏請為大招討仍密遣之還滇
永曆八年甲午正月壬辰朔上在安龍府改雲南省
為雲興辰州為元興府沅州為黔興府詔以劉文秀
為大招討都督諸軍出師東下

三月二十六日孫可望殺大學士吴貞毓以下一十八人

上以久不得出與貞毓等謀事私以手勑通李定國令之來時前後左右無非為可望耳目者馬吉翔發其事窮治撰文何人用寶何人奉使何人上亦震驚數日

四月劉文秀至黔可望祭旂纛畢執爵授文秀文秀言某伏皇上洪福國主威畧諸將士智勇庶幾一日克敵恢復中原若某下劣誠恐不勝

五月七日孫可望以單車出按沅靖諸營遍觀險隘勞恤軍吏十日而畢

七日擇吉由平越道屯於天柱

永曆九年乙未正月丙戌朔上在安龍府封李定國為晉王劉文秀為蜀王

永曆十年丙申正月庚辰朔上在安龍府孫可望將謀刼駕出降李定國舉兵敗之奉上駐蹕雲南改為

滇都

永壓十一年丁酉正月甲辰朔上在滇都議開緬甸為省以元江土府為摠督不果

永壓十二年戊戌正月戊午朔上在滇都遣使賫璽書從安南出海至延平王朱成功營授張煌言兵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其餘除授有差　徐孚遠隨使入覲由交趾入安龍交趾要其行禮不允不得入境過孚遠遂返厦門

十月雲南屬府告急

十二月十五日上發滇都時李定國出禦北師令上隨路避兵

永壓十三年己亥正月癸巳朔上野次四日駐蹕永昌

閏正月十五日上發永昌將入緬時文武官尚有四百餘人兵士數千人

十八日次勝越

二十日發騰越
二十四日遥傳北兵已至閑
三十日發蠻漢
二月壬寅朔次河口水陸分行上以外從舟者六百
四十二人從陸者馬九百四十餘匹
十八日上次井梗緬人止之不得前進
二十四日緬王請大臣問故上遣馬雄飛鄔昌時賫
勅書往緬王發神宗勅書對校不同疑其為偽及見
沐國公印信之蓋緬國自萬歷二十二年詐叛不許
遂絶朝貢故所知惟神宗故事也當是時李定國已
遣白文選率兵迎駕至嗄哇城下距駐蹕五六十里
為緬人隔絶不相聞文選亦拔營而去
三月十七日自沙河口分路陸行者至嗄哇對河離
城五六里扎營緬人疑其奪國率兵出戰殺傷多人
餘乃散居村落通政使朱蘊金中軍姜承德自縊死
五月四日緬王具龍舟鼓樂遣人迎上

五日上發井梗
七日至喔哇城下次於對河
八日駐蹕井梗距城五十里造草殿數十間編竹為
城宿衛百餘人各官自架竹木以寓
八月十三日緬王請黔國公沐天波往緬人以八月
十五日諸蠻來貢使黔國公以臣禮見誇耀於諸蠻
九月十九日緬人貢新穀
十月戊子朔頒曆于緬
永曆十四年庚子正月丁巳朔上在緬甸上意欲出
緬幸李定國營定國恐以來則緬人致難于上而在
上左右者人皆偷安無智之徒以此音塵不屬
九月定國迎駕屯於近地奏云前後三十餘本不知
曾到與否今與緬王約何地交割專俟上勅上以答
勅付緬人定國候久無消息復拔營去　是時士君
子皆散亡所從惟堌冗一二輩馬吉翔為大學士與
司禮監李國奉相為唇齒惟恐定國之至于是牢籠

文武凡欲某職某銜者俱稱門生　吉翔國奉合奏
大臣三日不能舉火上怒以皇帝之璽擲之吉翔國
奉即椎碎分給　御史任國璽請東宮開講進宋末
賢奸利害書上覽一日國奉惡而去之
永曆十五年辛丑正月辛未朔上在緬甸
二月二十八日翠昌王白文選遣緬人賫本至云
不敢速進者恐有害必須緬人送出為上策　數日
後距行在六七十里架浮橋將渡不果
三月有欲殺馬吉翔李國奉奉東宮而出者事覺被
害
五月馬吉翔李國奉進東宮講書御史任國璽曰上
年請開講則遷延不行今日勢如累卵禍急燃眉不
思出險而托言講貫夫日講經筵必須科道侍班議
軍務則有皇親沐國豈翔奉二人之私事哉　奉旨
著任國璽獻出險策國璽言能主入緬必能主出緬
今日事勢如此乃卸肩於建言之人乎

太常寺博士鄧居詔禮部主客司主事王祖望各劾
翔奉不省
又傳禮部侍郎楊在誦書賜坐在以東宮典璽李崇
貴侍立不敢就坐上并賜崇貴坐崇貴曰雖在亂離
之時不敢廢禮今日雖蒙上賜後日將謂臣欺幼主
每講崇貴出外講畢而入一日東宮問在哀公何
名在不能答
二十三日緬酋弟莽猛白弑兄自立遣人求賀上不
許
七月十九日緬人請喫咒水即盟誓也馬吉翔李國奉
挽百官同往緬人盡殺之松滋王某黔國公沐天波
綏寧伯蒲纓皇親王維恭吏部尚書鄧士廉以下二
十四人俱被殺　緬人又發兵圍行在上幾自縊吉
王同妃縊死宮人命婦縊死者不下百人盡刼所有
而去
二十一日緬人復修理草殿奉上居之曰此事非關

我國因汝各營在外殺害地方犯衆怒耳

十一月十八日名都督同知鄧凱入宮謂之曰太后病矣未知骸骨得歸故里否又曰白文選未封親王馬寶未封郡王吾負之滇黔百姓我師在彼苦了多年今又不知作何狀

十二月三日緬人請上移蹕皇太后皇太子同行二更渡河始知其為北人也

永曆十六年壬寅二月十三日至滇城崇塵之後事秘不知崩日崩所或曰北人扈至某驛夜半聞上怒罵即殂落之辰也鈕琇記吳三桂縊之貴陽府或曰後同太子絞死雲南城三說未知孰是

外史氏曰越閩之事方國安以累敗之餘鄭芝龍以海島之盜而欲使新造之唐魯以力征經營天下此必不得之數也惟帝當李成棟金聲桓之反正向非高進庫梗之於贛州陸世儀江右紀變稱楊興柯非高進庫也則其勢必合合則江左偏安之業成矣迨夫李定

國衡州之揵蹶名王天下震動此萬壓以來全盛之天下所不能有功垂成而旋敗之可望之內其足食乎屈原所以呵壁而問天也

行朝録卷之九

沙定洲之亂

沙定洲者雲南臨安蒙自土舍也父源崇禎間與阿迷普名聲同調征水西名聲妻沙源女也與子江右賈人萬姓有女故娼也聲嬖之遂娶焉生子祚遠已而名聲祚遠俱死歸于沙氏破數家最後乃妻定洲定洲之年與其子祚遠相若也定洲遂兼有蒙自阿迷二司以萬氏為謀主日告訐諸土司以兵掠之滇

中撫按與黔國公沐天波不能審其曲直兵勢既盛
遂輕黔國可取而代也乙酉與武定土司吾必奎吾
安世約曰汝以武定叛黔國公必調吾兵合攻之諸
司莫敢難我者必奎如約黔國公發諸司兵檄蒙自
二千定洲以五千赴之至則必奎已擒定洲大失望
會黔國公家奴阮韻嘉徐中和有異志叅將張國用
都司袁士宏亦怨黔國公二憾密告定洲許為內應
當是時諸生于錫朋饒希之用事黔府中恣為不法
大橫兵官李天植征武定回有二妹皆殊色錫朋奪
之天波既擒定洲軍疏題叅將十二月朔日食天波
不受謁二日定洲入謝阮奴伏甲於內沙兵噪于外
以誅于錫朋為名縱火沐府天波持印踰垣出走毋
陳太夫人配焦夫人弟天澤天淵皆遇害定洲刼巡
撫吳兆元具題言沐天波叛沙定洲起兵定之應以
定洲代天波鎮守雲南兆元不可拘之別室奪其印
以偽疏入告福京定洲遂行府事

丙戌發兵圍天波於楚雄天波走永昌以道臣楊畏
知留守而四將軍之師自黔入滇定洲大惧截軍彌
勒陳隅泥閑以兵五萬哭之沙兵大敗四將軍者孫
可望李定國劉文秀艾奇能是也皆獻賊部曲張獻
忠伏誅去偽號欲迎黔國公以輔王室既入曲靖值
隆武皇帝遣太監孫興祖調沙兵入衛四人謂興祖
曰朝廷遠不知滇事始末今若徵之是奬亂也不如
討平沙逆迎還沐爵使之引兵東南興祖然之傳檄
至雲南定洲殺故大學士王錫袞所宵遁
丁亥四月十八日城中人執阮韻嘉袁士宏檻送楚
雄伏誅
二十四日孫李諸軍入城秋毫不犯定洲據省城凡
五百五十日
五月李定國率師向臨安庚戌至壬戌拔之改阿迷
曰開遠蒙自曰楽新
六月四將軍入迤西畏知迎戰被執四將軍解其縛

迎之上座以為同奬王室非有他也俾作書通意於
天波
七月土司龍在田許秉淳來降
八月十八日兵入鶴慶又分兵入麗江王知府木懿
迎降
天波得畏知書猶不敢信遣其子忠顯至四將軍營
曰但當守永昌足矣不敢復望故位劉文秀謂諸人
曰沐世子來猶國公也請以國公之禮〻世子世子
歸以二十騎送之悉返所得沐氏世寶天波大喜過
望
九月沐世子忠顯還永昌二十騎中有兩人歷堦而
上忠顯視之愕然謂其父曰此即撫南劉將軍及王
將軍某也天波乃同兩將軍還滇都車裂于錫朋徐
中和以謝國人
文秀引兵討佴草童佴草童者定州之老巢也有九
山最險硐名溪鳥其外巢曰大莊夷目黑老虎據之

其戰口啣屢刀手舞大刀所向無前文秀困之久不
下定國益師往誅老虎
十月四日峒人多出降破之執定洲萬氏磔之
外史氏曰沙亂由於萬氏滇人疑其為夏姬及獻
俘雕墨奇醜莫不大笑嗟乎亡國者何必褒姒驪
姬哉

行朝録卷之十

賜姓始末

朱成功者鄭芝龍之子也母為夷女原名鄭森洪光
時入南京太學聞錢謙益之名執贄為弟子謙益字
之曰大木丰采掩映隆武皇帝即位森年纔二十一
入朝上奇之賜今姓名俾統禁旅以駙馬禮統行事
封忠孝伯　初芝龍之為盜也所居在泉州之東石
其地濱海有李習者往來日本以商舶為事芝龍以

父事之習授芝龍萬金寄其妻子會習死芝龍沒之
遂名募無賴為盜于海中久之而所得不貲崇禎中
受巡撫沈猶龍招撫　芝龍娶日本長琦王族女為
妻凡為日本贅壻者例不得歸惟芝龍挈其妻還東
石遂為富人甲於全閩第宅綴橫數里猶毋生日進
珊瑚高尺餘餙以珠龍金盌猶毋嘆賞復進一枝製
生犀黃金為甲每出則百餘人如一人莫辨其孰為
芝龍也　時南安有苟憨惠安有劉香皆稱富強苟
憨先亡香恃衆不就撫朝命芝龍討之戰于五虎門
外之定海所芝龍力不敵香而弟芝虎勇甚望見香
乘大艦指揮兵士以輕舟超艦而上直前取香左右
皇急莫敢縱兵香亦驍勇格虎兵器俱墮遂徒手而
搏相持入海皆死芝龍既得其衆勢益強盛江右鄒
維璉為巡撫思欲衰之然無以為計也　洪光時封
南安伯及勸進隆武封平虜侯進平國公北兵入福
州芝龍退屯安海樓船尚五六百艘乃為洪承疇所

誘必欲降附諸將多不從成功痛哭而諫芝龍意不
可四軍騎北去芝龍既降其家以為可免暴掠遂不
設備北兵至安海大事淫掠成功母亦被淫自縊死
成功大恨用喪法剖其母腹出腸滌穢重納之以斂
丙戌十二月朔成功會文武羣臣於烈嶼設高皇帝
神位定盟恢復
丁亥仍稱隆武三年移於南澳勤王者遠近至軍聲
頗震
五月於厦門中左所設演武場
七月合定國公鄭鴻逵軍圍泉州之桃花山不克
十月從大學士路振飛曾櫻議頒明年隆武四年戊
子大統曆用文淵閣印之
戊子閏三月同安之溪皆下以吏部主事葉翼雲署
同安事
五月圍南安縣七十日不克而返
八月同安敗城破葉翼雲及鎮將邱進金裕皆死之

知永曆皇帝駐蹕廣東之肇慶遣光祿寺卿陳士京
入朝
己丑士京還自行在封成功為延平王始稱永曆三
年
六月漳浦守將納欵
庚寅成功南下
辛卯二月泉州偵廈門爭薄襲破之曾櫻自縊諸紳
咸避于梧峙成功自南返泉州襲者始退
十二月攻漳浦知縣某出降
壬辰正月守將赫文興降圍長泰縣北督陳錦來援
敗之
二月復平和詔安南靖三縣進圍漳州府縣
七月七日陳錦為其內司李進忠等五人所刺以其
首來降
八月刑部侍郎王虞石至自五指山言隆武帝在彼
為僧繼而遣使至廈門一時故臣皆不能決

九月北師金師援漳島師失利
癸巳二月五指山復遣使來慰問諸臣使言隆武帝
今離五指駐平遠縣將起兵故臣乃具公疏請勅驗
視卒不可得
五月金師以萬騎攻海澄遇伏兵大敗
六月島師南下會潮州守將郝尚文反正以定海李
孟岐署太守事其屬縣潮陽惠來相抗成功赴勦
甲午四月北師劉漳泉惠潮四部地令島山剃髮不
聽潮州復陷
十一月發水陸師應西寧王李定國於粵東
十二月朔復漳州府漳屬十縣降者九獨龍巖縣不
下
十二月望後泉屬七縣降者六
乙未二月破仙遊攻凡半月
四月援粵之師失利統軍者黃梧降級
五月祭旂大演陸師戈甲耀日集縉紳觀之

六月祭海大演水師
九月南征破揭陽海澄普寧三縣命峻揭城毀澄普
十一月舟山巴臣興舉城降發師已三月阻於風至
是乃抵巴處城下
十六日北師再遣議和
丙申正月十一日始頒永曆十年大統曆以前年有
戎事也台州北將棄其城來降
二月降將馬信馬用張宏德俱抵厦門謁成功
五月十日粤師失利歸斬其將蘇成閩改厦門為思
明州
六月二十四日黃梧以海澄叛知縣王元士從之協
將康雄不從斬其子得墜城出
七月五日以忠勇侯陳某為守思明州成功率師北
伐奪閩安鎮斬北帥胡希孔生擒士卒七十餘人
二十一日戰於南臺奪橋獲勝明日戰於橋北又獲
勝

二十八日戰於教場奪馬二十五疋擒延平將張禮
八月四日復連江
二十六日舟山陷總制陳雪之英義伯阮駿俱赴海
死
丁酉十二月島上火藥局災
戊戌正月行在以璽書通問
二月徐孚遠泛海由交趾入安龍交趾要其行禮不
聽不得過遂返厦門後厦門破孚遠遁跡為北帥吳
六奇所執完髮以死海外生一子扶襯至松江未葬
子亦死
四月成功會師浙海以少司馬張煌言為監軍北伐
抵羊山羊山故有龍王祠海船過者致祭必以生羊
祭畢即放於山上久而孳乳日蕃見人了不畏避軍
士競逐之天朗波平怪風猝至海船自相縱擊義陽
王某溺焉于是返旆
己亥五月全師北指張煌言以所部義從為前驅入

江煌言抵瓜州城下明日成功至北兵出禦滿漢死者千餘乘勝攻其城成功即南渡攻鎮江煌言泝長江未至儀真五十里吏民迎降

六月二十八日煌言抵觀音門成功已下鎮江水師畢至

七月二日捎卒七人掠江浦取之五日蕪湖以降書至成功謂煌言曰蕪城為上游門戶倘不旦夕下之則江楚之援日至控扼要地非公不可

七日煌言至蕪湖傳檄郡邑江之南北相率來附郡則太平寧國池州徽州縣則當塗蕪湖繁昌宣城太湖涇縣南陵太平旌德貴池銅陵東流建德石埭青埭青陽寧國巢縣金山舒城廬江高淳溧陽建平州則廣德無為和州凡得府四州三縣二十四而下流之常鎮屬縣亦皆待時而為降計其時有北帥單騎而逃飯於邸店：惟一老嫗北師皇遽問曰今代何如老嫗不知其為北帥也合掌向之而謝曰聞殺北

人盡矣北帥不敢飯而去金陵亦欲議降未定
北諜知島師疎放樵蘇四出營壘皆空士卒釋冰而
嬉乃用輕騎襲破前屯成功倉猝移帳質明軍灶未
就北兵傾城出戰島師大敗捻兵甘輝等死之成功
遂乘流出海并撤鎮江之煌言趨銅陵與楚師遇兵
潰變姓名從建德祁門山中出天台以入海
成功之敗而歸也以厦門单弱方謀所向中途遇紅
夷船一隻其通事乃南安人謂成功曰公何不取臺
灣公家之故土也有臺灣則不患無餉矣臺灣者海
中荒島也崇禎間熊文燦撫閩值大旱民飢上下無
策文燦向鄭芝龍謀之芝龍曰公第任所欲為文燦
曰諾乃招飢民數萬人人給銀三兩三人給牛一頭
用海船載至臺灣令其芟舍開墾荒土為田厥田惟
上上秋成所獲倍於中土其人以衣食之餘納租鄭
氏後為紅夷所奪築城數處曰臺灣曰雞籠曰淡水
此外又有土城數十處臺灣之城亂石疊高數丈厚

丈餘用火煆之化為石灰融結一塊其門戶澎湖澎湖水淺地勢低下海舶至此須易船而入故險而易守成功往攻臺灣至澎湖適遇水漲竟以海舶渡之直抵城下城中紅夷不過千餘人他皆鄭氏所遷之民也以火砲攻城城堅不受砲灣民導之曰城外高山有水自上而下繞于城濠貫城而過城中無井泉所飲惟此一水若塞其水源三日而告困矣成功從之紅夷乞降遂以大艘遷國成功王其地辛丑卒子錦嗣甲寅三月福藩耿精忠反稱裕民元年招朱錦入據漳泉不受耿氏節制與耿氏戰互相勝負戊午精忠降猶稱永曆一十八年錦於庚申仍歸臺灣癸亥錦卒子克爌嗣立年十二歲不能統領其衆兵遂降於清得授世爵云

外史氏曰鄭氏不出臺灣徒經營自為立國計張司馬作詩誚之曰中原方逐鹿何暇問虹梁曰圍師原將畧墨守亦夷風曰只恐幼安肥遯老藜林

皂帽亦徒然曰寄語避秦島上客衣冠黄綺揔堪疑即有以鄭氏為賢者亦僅躋諸田横徐市之間而已而余獨以為不然慨自緬甸蒙塵以後中原之統絶矣而鄭氏以一旅存故國衣冠于海島稱其正朔在昔有之周厲王失國宣王未立召公周公二相行政號曰共和共和十四年上不系於厲王下不系於宣王後之君子未嘗謂周統之絶也以此為例鄭氏不可謂徒然矣獨怪我君之子匿於其家而不能奉之以申大義於天下予聞海外尚多人物當必有說以處此

卷後附録

江右紀變　婺東陸世儀述

金聲桓者閑東人左良玉之總兵也乙酉春良玉卧疾其子夢庚舉兵内向以清君側為名破九江屠之良玉憤死四月猝遇清師夢庚以兵降聲桓與焉已而英王以夢庚北去用聲桓為撫兵下江西王體忠副之王體忠者故闖賊帥也河南人少美姿容善騎射闖賊愛之與以兵所向無敵迨闖賊與清戰敗于

潼関師盡潰體忠降因以為副聲桓見體忠而喜盟
為兄弟因以兵徇江西時江西自省城而外多堅守
不下紳士之倡義協力者亦所在團結楊廷麟萬元
吉守吉安扼西路傅鼎銓揭重熙守建昌扼東路尤
稱嚴辦金王一〻皆擊破之殺益王獲金寶無數
八月剃髮令下聲桓率兵士皆剃髮時體忠方徇旁
邑歸馬上裹涼情簪金珀簪顧盼自矜聞剃髮令下
甚愠有不奉法意時聲桓與體忠坐南北察院開便
門通往来相去不數武聲桓乃懟體忠議事體忠以
二十騎往與聲桓議不合聲桓伏兵殺之裂其屍為
五二十騎遂入格鬬二十騎亦死體忠之兵通營皆
噪兩營合鬬于城砲箭所及傷居民無數縱火焚民
房幾千百家先是體忠徇吉安獲七象遂以象兵巷
戰向来象兵所至人馬皆辟易而是日七象遇金兵
輒伏地頓鼻不敢動王兵氣奪且失主帥遂開門散
走

聲桓以王兵驍勁敢戰恐其為後患命有能招體忠
兵者以其職與之軍中有小帥王德仁其髮種〻號
王襍毛素驍勇遂以其兵歸聲桓納之令為副帥與
俱鎮江西
時新建有諸生殷國楨者氣節士也不從剃髮令乃
以帶繫髮髻〻覆腦後南走閩中上書隆武帝乞勅
書劉卲日夜馳四方所連結山澤忠義之士凡數十
百人與王德仁部下士王禹門契孚日夜說禹門反
王禹門復說德仁德仁亦心動而未果會遼人章于
天撫江西性貪鄙金王兩帥入謁拒不見納金而後
見之兩帥頗不平五年丁亥按臣董來尤貪鄙無狀
金王往謁門者入啟董呵曰彼劉委揔兵耳吾自朝
廷來未聞有彼姓名奈何入謁金王恐遂益納金而
德仁者其所部曾殺益王得王府金寶無算董故知
之尤謾罵德仁德仁納黃金千董猶不饜具疏聞于
朝擬斥之撫臣微洩其言於聲桓聲桓被酒語德仁

曰汝禍將至矣盍避諸德仁請故聲桓不言德仁固以請聲桓為道其寔德仁大驚急還營選輕騎一日夜馳三百里獲其承差殺之以疏歸德仁遂決計反正為酒召聲桓聲桓至德仁語之故聲桓猶豫德仁遂令軍中曰凡與吾同心反正者去其髮辮軍中皆去須臾髮積如山聲桓不得已與德仁謀曰若果爾將安歸德仁遂召禹門謀南向時閩中隆武已敗散帝於廣東者永曆也禹門率國楨上聲桓平南大將軍豫國公印德仁建武侯印皆黃金方廣五寸聲桓意遂決亦命衆去髮辮執撫臣殺之因按臣凡滿人之在城者盡殺無赦舉義旂稱永曆二年旬日之間合郡響應時戊子正月二十八日也聲桓糾其衆凡八十餘萬人以舊紳姜曰廣為閣部共謀所向時警報至江寧守臣皆震恐失色江南北人心岌岌欲動或謂聲桓今日之事宜秉不備地方守禦義師可辦將軍當自簡合郡精銳以全力直下金陵則金陵必

破而大江南北必有起而應者則事機可集矣聲桓不聽謂贛州為兩廣襟喉兩廣不通終無根本昔王守仁擒宸濠之事可鑒乃使人南攻贛時守南贛者乃高傑之姪高進庫舊將楊興柯也見聲桓舉事皆稱公侯謂宜有封爵相及猝得檄文大怒謂吾輩舉大事寧不值一片紙乃欲降虜相待吾與若輩皆同伍今汝懸斗大將軍印我降將為汝麾下士耶焚其書固守不應聲桓大怒將攻之或又謂聲桓曰此二將欲邀賞爵也宜急予勿吝聲桓謂始事不可以示怯卒命德仁率兵十萬往攻南贛時德仁所部士往往多銀鎧以金飾甲狀若天神馬肥卒强道旁觀者莫不嘆羨以為中興可立俟也德仁既去聲桓在南昌或又謂宜出兵畧地聲桓不許惟日揀選鄉壯時鄉壯皆民間無賴子弟聞義旗起皆相率團聚以圖富貴鄉閭村落凡有富民輒借名索餉恣啖酒食及聲桓下令糾簡俱集城中一時軍令嚴迫莫敢擅取

民間物而所招集之人初無餘貲聲桓又不發餉數
日之後漸見飢疲有散去者姜曰廣諸人素不習兵
事聲桓亦無遠畧識者已知其不能有為矣
德仁攻南贛不克聲桓恐遂自率兵攻之南昌留其
大廳宋奎光居守
當金王之殺滿人也有騎而脫者不數十日即至北
都北都遂發兵使譚國山名泰督之凡三千皆精騎
速馳至江右屯七里鋪去南昌止七里而向來欲動
之人心至此皆遲疑不決宋大廳亦能軍與北兵勇
戰兩戰皆小捷殺北兵數十人聲桓有兄金大欲獻
城宋大廳覺之執訴于聲桓之母斬而懸其頭于城
人心稍定已而聲桓自贛歸欲入城宋大廳謂之曰
我殺爾兄我不知爾心如果能為明者當與清戰之
捷之後可相見也聲桓遂與清戰亦殺北兵數十餘
人遂開門入而聲桓自此無鬬志矣
未幾德仁亦自贛歸并力堅守時城中兵號四十萬

精甲尚數萬譚固山聞之亦為嚙指或謂金王宜悉
力出攻背城借一而所部兵皆富莫有鬬志惟日居
城中搜括金帛子女搞宴為樂金王諸子弟親戚皆
為顯官稱將軍侯伯不一城外兵漸集攻具益備金
王不得已乃商出戰而兩營莫肯先乃議同日出金
營步兵居前為火攻營劉一鵬兵皆持筅背負火箭
後行持火繩出戰次第皆然若敵騎來攻突則筅如
林立莫可犯亦勁卒也繼之為王營馬兵聲桓德仁
則率諸營兵為後勁至清兵所屯營聞營中寂無聲
王兵易之分劉師步兵居兩旁而馬兵竟撲其營則
空營也急抽兵欲歸而城中方發兵出繼兵多不能
速出又為歸騎所塞擁擠不能成列清以精騎伏道
旁民舍中乘其兵亂擊之五騎為一攢四面橫突矢
發如雨金王兵出不意行伍駭亂炮矢皆不得發鎗
皆豎擎束手莫展遂大潰死者千餘萬人是役也蓋
以城中議戰累日不決聲聞于外清故得為備云

清師慮城兵勁乃倣李克用擒存孝法築長圍攻之
陸路為長濠三道皆驅民起工即累土為城晝夜圍
守其臨章江處驅民拆屋伐木為撤星橋以鎖江流
亦三道上蓋木板藉以泥草人馬通行城中坐視莫
敢再出惟日望四方之救令日廣作書與其門生故
吏時聲桓所部將散守各郡者尚有七副總各山忠
義之士亦所在屯集皆觀望莫肯救間有送粮至城
下者俱為清兵擊卻城上惟日望兄塵起火箭交射
砲石四擊少頃寂然則兵散而歸矣有郭天才者亦
金副將所部兵皆長鎗敢步戰獨率衆至南昌城下
屢與清兵相持凡數十戰撓其長圍邀之入城以無
後援且城中莫有應者終敗沒長圍遂合自五月至
七月城中飢窘斗米數十金相顧無策有遊僧摩訶
般若者自言有神術不用甲兵惟選十四五歲童子
手持長香念波羅蜜則敵不戰自敗金王與曰廣信
之稱曰國師未幾出兵不戰而走殺童子無數城幾

破德仁又惑武都司之女疎于兵事有孝廉某者國變即薙髮為僧人皆稱其有王佐才時亦在城中金王乃奉為盟主羅拜求策孝廉曰今日之策當於死中求生耳而諸將士皆以金帛妻子故莫肯戰誠能下令俾諸將卒皆焚金帛殺妻子併力出鬬猶或有生路不然我不能為若謀也金王諾之令出諸將卒皆怒欲殺孝廉孝廉辭去而圍急莫解城中飢甚大率自十月後皆殺人為食矣呼人為雞有孤行者輒攫去烹食棄骸於道顱骨皆無完者食腦故也有獻策者謂宜驅飢民出降使就食可通外間聲援而清兵獲飢民即殺之獲兵皆不殺使周呼于城曰生路絕矣汝曹皆有父母妻子何苦同盡盍出降乎則可有汝曹不死也兵心益懈發火器者皆不用鉛彈清兵因急攻之凡兩晝夜炮聲不絕內復有應者清兵遂攀堞而登聲桓赴水死德仁曰廣皆被殺殷國楨受永壓劄印為兵部職方郎聯絡各山以金王被圍

乞師於寧州寧州副將鄧東陽亦金部將也誘而執之見譚固山不屈而死南昌遂定時己丑正月十八日也自始事至此凡一載南昌合郡之民死者數百餘萬

外史氏曰初聲桓之殺王體忠也江右列郡義師所在屯集海内之衆不便於剃髮者如昌斯沸聲桓不秉此時反正而顧與德仁宣力効忠誅鋤義勇至五年之後大勢畧定乃以小忿猝起圖功又不能奮臂疾呼作大江南北之氣不聽良謀而退走庾嶺示弱天下首鼠不出坐困孤城為淮南三叛之續悲夫

建昌殉節

傳昺銓撫州臨川人庚辰進士授翰林院檢討乙酉清兵至江西與同邑丁丑進士揭重熙共起義師守建昌一路與楊廷麟萬元吉為犄角清帥金聲桓王體忠克其師昺銓走入廣信山中不能獲昺銓故學佛四月八日俗稱浴佛日也山中有佛寺是日舉浴佛會昺銓與焉清諜知之遣騎入山獲其部下士遂踪跡得之昺銓作詩曰浴佛傳名日孤臣盡節時棘

荆棲彩鳳羈犬獲靈麒斷頭玉寧碎剖心山不移爭
留中履在昭取漢威儀撫按諸臣俱勸之降昺銓笑
不答在獄幾閱月巾服如故朝夕賦詩不輟或欲為
剃髮昺銓曰待留此與頭俱去疏上得處決旨衆皆
為涕泣昺銓揚揚如平常聞吹角聲起曰可以行矣
語左右曰我不畏死不可縛衆不敢縛乃徐行至順
化門凡數里道旁觀者如堵莫不泣下昺銓不為動
臨城橋南向再拜行刑者請跪昺銓叱之曰自被獲
以來為誰屈膝者乃今日欲我跪耶行刑者因請坐
昺銓徐諾坐橋上以手整衣領引頸待刃行刑者俱
手顫淚墮

吉安赴義

萬元吉字吉人南昌人乙丑進士初任歸德府推官行取入京後督師楊嗣昌薦舉軍前贊畫洪光時擢六科己酉清兵至洪光出亡元吉書西江月數首於南京牌坊上即南還與楊廷麟同起義師于吉安敗退守贛州清帥金王攻克之與廷麟俱不屈死所作西江月猶記其二其詞云可惜青山綠水委同白草黃沙羣姦誤國死猶賒有恨杜鵑難化蹈海魯連避

世歸湖范蠡辭家從今改作別生涯一艇鄱陽東港
又曰壯志寧堪左衽同仇莫賦無衣羊裘獨自上魚
磯敢曰昨非今是適意魚蝦可友忘機荇藻俱肥浮
家無可去來歸慘淡蒹葭秋水

北京圖書館藏

北京大学古籍保护中心